

健餘先生文集

二



健餘先生文集

(二)

尹王 會擊 著
一 編 瑒

王雲五主編

叢書集成初編

健餘先生文集
二冊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

徐

著者 尹會一

編者 王擊璿

發行人 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(本書校對者蔡仲宣)

健餘先生文集卷五

書

上朱高安先生書

某啟。四月旣望。戴唐回揚。齋到鈞札。示以張弛之宜。兼賜歷代名臣傳。再拜盥誦。不啻親聆提撕。字字箴銘。時時佩服。匪獨兩淮情形。從此揆其體要。卽一生仕學。亦幸得所指歸矣。師傳遠大。厚望殷肫。某雖魯鈍。敢不彊勉力行。以步趨於門牆之內。目今署理鹽政。仍管運司事。朝夕不遑。而於晚刻篝燈。必觀名臣傳一个。以自循省其能否。有獲心者。不禁躍然思起。有未逮處。不禁爽然自失。比來讀至漢季。見朱雲以故令而躋於名臣之列。尤覺開拓心胸。增長知識。人苟能自樹立。以身負天下之安危。雖不公卿。亦謂安社稷之大臣。公卿而或依違奉令。無所謂深識大力。祇爲具臣。如匡章之優游養交。張禹之妨賢病國。雖位極人臣。不過患失之鄙夫而已。反覆由繹。足以廉頑立懦。非吾夫子之處一化齊。識絕千秋。無以創此義例也。曩猶見爲大行大效。必待乘時遠駕。今則益信盡其在我。無假異日。惟有彌堅素節。以求自立。而願外之念頓息矣。未審將來可以不辱師門否。仰請指誨。伏惟崇鑒。某再拜。

高安先生復書曰。體驗親切。是真讀書人語。篤信好學。自爾不凡。揚州政蹟。已見有成。將來造就。尤未可量也。

復朱高安先生論興水利書

頃承垂詢水利事宜。此非某之迂疏所能爲役也。然據目之所見。不敢不以實對。稽古治田。未有不興水利者。不獨南方爲然。前朝徐貞明、徐光啓言之審矣。顧其意專在水田。於北地未盡相宜。夫田有二。一曰水田。一曰旱田。旱田亦有二。一曰有水旱田。一曰無水旱田。水田者。下地浸水。其中專以藝稻者也。故周禮有稻人一官。司稼下田。詩曰。灋池北流。浸彼稻田是也。有水旱田者。旁有河或池塘。種黍稷粱麥之屬。旱則用水灌之。不旱則不用水。惟平土而種藝之可也。無水旱田者。旁無河塘可灌。惟恃天澤。詩言雨雪霏霏。以生百穀是也。北方水田少。旱田多有。水旱田少。無水旱田多。故禹開溝洫。治旱田耳。鄭康成注周禮曰。溝洫爲除水害是也。蓋北方大局。旱則赤地千里。潦則洪流萬頃。用水之時。每苦無水。不用水之時。偏苦多水。故治北方之水者。去水害爲易。興水利爲難。則去水害爲急。興水利稍緩。不能盡依蓄洩之方。一時並行也。縱觀畿輔之內。自永定以南。漳河以北。其間若易水。若涿水。若拒馬河。若琉璃河。若灤水。若唐河。若濟河。若三岔河。若淖沱。若滏水。以至甯晉之南泊。新安之北淀。其水有源。冬春不斷。蓄洩之法。正宜施於此地。且其地原有種水田者。因利而行之。亦修其弊。舉其廢耳。此本足爲利。而卽可以去其害者也。至如恆山以東。行唐定州諸邑。爲沙河上流。無水可見。亦無岸可循。彌望皆白沙而已。六七月間。雨多水積。從山而下。上闊下狹。入祁州安平諸邑。一夜橫灘數十里。其勢與淖沱等。此不足爲利。而止宜急去其害者也。又平原之地。開溝洫未嘗不足以洩水。太多則損田而瘠土。所入不足相償。土性鬆散。旋開旋淤。溝洫兩旁近地。勢必灘溜。亦不可爲田。此雖足爲利。而亦宜早防其患者也。夫遇千載難逢之時。欲造

萬世無疆之福。生其地者。亦惟幸觀厥成已耳。而芻蕘之見。不忘千慮者。誠以偶聚之水。與常流不同。黃壤之土。與塗泥各異。相其地勢。因其土性。可爲水田者爲之。不可爲者。祇開溝洫以治旱田。利於少不利於多。疏濬各河下流。以通積潦。利於深不利於淺。準今正所以法古。從俗亦所以便民。樂成之業。慎於圖始。則一勞永逸。有備無患矣。否則。取效於目前。而不爲久遠之計。水利方興。害卽隨之。將有貽累無窮者。誰識其咎。伏惟審察。某再拜。

上邁大司馬論辦軍需書

頃奉憲札。酌撥營馬二千匹。湖北驛馬二千匹。湖南驛馬一千匹。再動公項買馬一千匹。先期齊赴襄陽。交收喂養。是撥買馬匹。合計六千匹。以每馬日給料三升。草一束計之。每日需豆一百八十石。需草六千束。不惟襄地偏小。購買維艱。且按二馬一夫之例。又需召募馬夫三千名。一時實難雇覓。亦且多費工食。雖偏處一隅。不識全省營制。但敬釋上諭。將附近陝省之各標營馬兵內。揀選二千名。預備聽調。是所揀選者。乃各標營之馬兵耳。其馬兵本名下。原有騎操熟馬一匹。今奉旨。每兵照例給馬三匹。除原有一匹外。每兵止須給馬二匹。似無庸另撥營馬二千匹。先赴襄陽喂養。至所撥南北驛馬三千匹。俱係各州縣驛。現在支領正項錢糧。喂養在槽之馬。自必臚肥。與其不論道里遠近。一概委解襄陽。交代喂養。何如分別營驛相去遠近。卽將所撥驛馬。分解附近各營。令各州縣驛自行喂養。按日開銷。俟營兵起行之時。各營按數撥給兵丁。馱載衣裝器械。前赴襄陽。或候齊起行。或分路先行。是開銷總屬一樣。而煩簡勞逸。輕

重懸殊。在襄陽固可省大半之採辦。而兵丁亦得仍騎原喂之熟馬矣。儻愚言可採。伏乞迅賜檄飭各營驛照行。并請批示。以便酌量採辦。

答沈副使論鹽法書

前發口岸規條。深恐匣商賣商。錮習難破。希冀阻撓。曾專札奉致。加意振刷。庶場疲之口岸。可以稍興。今接來教。稔知卓識定力。素所挾持。斷非被商人搖惑而然。不過因鹽法一事。尚未熟思切究。是以屢易其說。而多有未當耳。卽如口岸價好易消。則商運羣趨若鶩。若價落難消。則商運裹足不前。此固貪利之常情。惟在身任督銷者。設法疏通。至於督運之官。不可聽其觀望。亦當設法嚴催。此說誠是矣。若以運數之多寡。較量匣費之盈絀。則與僕之初意。甚不相合。蓋設立公櫃。准收每引三錢者。不過因從前所收過浮。暫准扣收三錢。俟綱竣核算。再爲酌定耳。豈以減存之冊。不過三萬九千餘兩。卽商人自開浮用之數。亦不過五萬餘兩。而顧慮十七八萬之綱引。扣收三錢。尙不足用乎。所謂向之五錢。卽今之三錢。鰓鰓計較。亦殊不必矣。至以匣費爲各商私家之事。不必代爲節縮。此局外之常談。非吾輩所宜出也。夫減費恤商。屢聞明教矣。歸公之各項。與浮濫之匣費。均係揚商成本。已經歸公者。旣格於部議。而不能減。力所能減者。又阻於浮論。而不果行。是終無恤商裕課之一事矣。政體當不如是。且足下將以歸公之規費。爲甚於浮濫之匣費乎。亦未親理其事。確查其數。而深悉其重輕耳。若慮開報不實。此乃從前商人之慣弊。是以設立印簿。責令實填。豈可仍聽捏開。且就其所開款項。亦可核其應銷與不應銷。固不能保其款款皆實。

也。總之清理匪費。在所必行。且自庚戌核減定冊。曾經部議。官員濫收。責在督撫。商人濫送。責在鹽政。行知在案。但一查閱。卽知此事之所關尤重。更不得再爲因循。釀成大案。貽累無窮矣。今僕意欲不究既往。但定將來。獨坐籌畫。至十餘日而後定。此中已大費苦心。全賴同舟協力。方克有濟。儻有真知灼見。應行應止之處。不妨再賜直言。庶慇與慇相投。而虛心明辨。總期歸於至當。是乃君子之交。是乃協恭之誼也。病中草草布復不宣。

復合河先生論禁酒書

范生回汴。接奉手書。諭以天德王道。不遠人情。專心德化。慎無立法。所以教某者切矣。獨是法立而弊生。雖亦勢所固有。而酌情與度理。更當權其輕重。如酒麴之禁。夫子立議。謂宜寬法。以便民。誠爲不遠人情矣。而某不能無疑者。蓋飲食男女。人生之大欲存焉。先王曲體人情。而因以爲治。又懼其過而流無所底止也。故禮防其未然。而法禁其太甚。譬之江河。謂防之過迫。而虞其潰決。信有之矣。若謂盡撤隄防。而後安流無患。有此理乎。夫酒猶色也。人情雖不可遏。而大防終不可廢。此乃理欲生死之關。從古以來。經史所載。未聞直以酒禁爲宜弛者。乃自當代大儒發其端。而又堅持其說。天下後世。將謂之何。某之事夫子。所謂步亦步。趨亦趨者。獨於此事。未能了然於心而行之無疑。敢布其愚。以望明訓。

與東章館師時溯尼書

睽違梓里。十有餘年。每憶親朋。形於寤寐。獨念足下。自少醇謹。不流儕伍積習。是吾同志而堪進取者。故

前囑鄉族延主義館遙開設教以來。牖啓童蒙。彌加靜正。深慰遠懷。自茲以往。所望於精進者匪淺。大約鄉無善俗。世乏良材。皆由童時不從小學入手。故多頽廢侈肆。難與言善。終鮮成德耳。嗣後可令諸童各備小學一本。吟誦講習。先明大指。然後逐節體認。久久習慣。自然變化氣質。存心制行。日趨於善。且心明理順。學文更屬易易。匪迂談也。夫吾鄉子弟之失學亦甚矣。禮義二字。全不知爲何物。家信舛謬。至不可卒讀。詢所行爲。令人駭歎。爲今之計。亟宜從小學植基。若非館師以身立教。酌設條約。整齊化導。將來何所底止。萬望專心致志。共勉有成。毋爲家計所累。恐薪水或有不足。已囑廣志等不時籌畫矣。二千里外。言不盡意。惟祈知此心之所向。則如對几席。此致不宣。

答龐石周書

足下素所挾持。生知之最早。亦最悉。別後勳名事業。雖僅得之傳聞。私心每多慰藉。倅來接讀手札。始稔十餘年來險阻備嘗。忠勤匪懈。深幸吾黨有社稷臣。爲之喜而不寐矣。至於不負所學。此語甚好。但須分明。誠以所學有偏全。其不負亦有大小。義利之介。辨在幾微。氣節相尙。究非根柢。必自反所爲。無一客氣。則篤實輝光。日新其德。功名固其外。氣節亦協中矣。所就甯復可量耶。生自念從前所學。散漫無歸。以致事上接下之際。矜情躁氣。時時與人抵牾。不能自克。因請教於高東軒先生。曰。只欠讀書耳。問欠讀何書。曰。小學近思錄。生初聞猶未深信。及熟復體驗。爽然自失。邇來氣質稍化。賴有此書常置案頭。始信過來人語。不我欺也。楊方來十年不晤。未悉其行。但聞日下多贊之者。果能廉隅自飭。內蘊文明。則狷固次狂。

亦君子所取。或於地方一無建白。則是中無所主。可致愚意相勉。亦良友忠告之義。遠將方物。殊於寒餼不倫。嗣後惟宜便寄數行。以慰懸念。多儀非所望也。使旋匆匆布復。不旣。

與陳密山書

前閱邱鈔。敬悉直言讜論。上契宸衷。私心竊喜。以爲剛健篤實。大兄自此其輝光矣。未幾而秉藩之捷音。卽至。聞者莫不稱快。益信吾人之學。惟其真者不可掩。而誠能動物。實有其不爽也。惟願敬義夾持。知行遞進。充積日盛。而發見以時。無負主知與人望爲禱。雲倬榮遷大農。於賀札中。曾贅迂談。乍見未必不怪。想亦諒此愚忱也。豫省近無善狀。獨分社一事。循良有司。頗能鼓舞士心。蒸蒸日上。蒸蒸向往。若行之能久。諸務俱有提綱挈領之機。不患阻隔矣。至某當漸老易忘之年。絕少精進工夫。偶有翻閱。覺萬語千言。總不出乎四書之蘊。始知孔孟心傳。約要而該。由之不盡。向所講求。不過爲帖括生活耳。嗣今以往。未知所見所習。可對吾兄否。頃接家報。知大兄與二姪。都門同寓。臭味甚合。兒輩又能同方。亦兩家幸事也。

答陳密山書

接奉手教。大慰遠懷。惟是獎揚逾分。殊切悚惶。某向日所學。毫無把柄。難逃知己洞鑒。垂老之餘。深懼泛泛悠悠。模糊到底。遂與草木同朽。每讀呂新吾鹿江村孫夏峯諸儒語錄。方寸間實有開擴警省處。而行之不力。悔吝滋多。同志如大兄。雖遠在數千里外。所望於切磋者匪淺也。前讀奏摺。肅然起敬。訪之輿論。無不稱快。是大兄爲理學名家子。當有道之時。所以立身報主。見重於鄉國天下者。正賴有此。某方以剛

健篤實。直內方外。期吾兄之加勉。若聞仲氏吹箎。而因以爲戒。其將何以自處乎。竊謂吾人之志。既不在溫飽。則言所當言。行所當行。置毀譽利鈍於度外。乃素位而行之道。明哲之義。卽在其中。與孟浪懸殊。願大兄之熟思而堅守之也。醇叔之疏懶。雖久闊未能深知。大約亦志之不立耳。胸無主宰。一身之血氣。官骸且提轉不起。何況由中應外。推之千變萬化耶。此過所關。亦自不小。吾輩所當深戒者。大姪休官。安知非福。但至今未聞旋里。心甚懸懸耳。迂闊陳言。用以涉世。則疑於狂。用以持身。不詭於正。大君子自有決擇也。豫省夏秋以來。雨水爲災。皆某涼德所致。兩經具摺自劾。未蒙罷黜。在某諸凡據實直陳。誠不免於張皇激切。以視從容坐鎮。潤色治平者。自覺懸殊。然目擊民艱。難容稍諱。現在單心補救。深虞不逮。素叨知愛。幸賜指誨爲禱。

密山復書曰。連接手教。認理極明。信道甚篤。懦夫聞風。已有立志矣。閱抄知豫中大水。百方補救。條奏諸款。深合機宜。想見拯溺哺飢。寸心欲碎也。榮竊以爲災設之生。在衰世則天以之啓禍亂。在治世則天以之試聖賢。非此不足見仁人愛民之深。憂民之切也。堯湯不免水旱。水旱乃見堯湯。昔朱子守南康軍。講求荒政。可爲萬世法。朱子豈不能感召休和耶。易曰。雲雷屯。君子以經綸。天地屯難之時。乃徵旋乾轉坤手段。榮非故爲諛詞。實係確有所見。但君子遇此。當恐懼修省。以盡人事。不可謬諸運數之適然。以朱子之心。行朱子之政。惟仁人勉之。

與劉今衡書

楊藩司過汴。曾寄一札。寸心萬里。耿耿常懷。竊惟吏治民生。百事無不從縣令做起。會城首邑。繁劇尤甚。大兄才猷。信可勝任矣。但違教日久。未知於呂新吾定火工夫。嘗爲留意否。有守有爲。勿忘勿助。踏實做去。坦境自來。氣質未化。終是孽根。疑信相參。究成畫餅。學問如斯。事業亦如斯而已。總角之交。落落數人。

死者不能復生。病者不能驟愈。惟願與大兄堅持此意。努力前途。他時相見。庶可對針耳。語近狂。心如結。已自諒之。

答錢督學主敬書

錢督學書云。閣下將母陳情。朝野共美。僕忝交末。額慶益深。昨保陽試竣。迤邐而南。未得紆道走訪。此心如結。筆所難宣。邑學久經頹圯。大人一手仔肩。頓還輪奐。風有位而勵多士。不獨博陵增色已也。自慚淺陋。未足鋪叙盛舉。而耿耿於中。不能自己。撰成六百餘言。繕本一冊。呈請垂鑒。每接十五州郡士子於試文之餘。勸講經學。必舉鄉里賢公卿。使知師法。信而有徵。或可啓其思齊之念。至附近新進後生。惟望大人以時獎掖。巽言與法語交致。非敢謂人人改而且繹十得一二。亦蛾子時術之效也。昔溫公居洛十有餘年。里中士子。多師其行。而勉其學。先生有厚望矣。外附奉懷一箋。詩雖不工。亦存風人之致。惟進而教之。

頃得手教。兼賜鴻章。獎勵交至。情見乎辭。修學碑文。更足信今傳後。附尾名彰。感難言罄。目今津門試竣。駕言徂東。星軺所歷。無非風行雨化之區。顧而樂之。應忘披閱編摩之勞矣。僕近況喜少懼多。問視之餘。閒事丹鉛。愧無心得。何敢望溫公後塵。而亦不敢不勉思尚友。目擊鄉俗彫敝。欲稍爲變移。每月與鄉人兩次相見。其朴魯無文者。仿藍田鄉約。勸善規過。以其遵不倍之義。別立一社。酌設規條。俾應舉諸生。略知因文求道。惟是窮鄉晚進。絕少殊尤。匪但篤信好學者。求之不得。即粗通文理。可共佔畢之業者。亦罕其人。自顧德涼。有愧身教。而才力又不足以振之。每遇言諄聽藐之時。則舉學憲之強教悅安。以動其良。乃俯首內慙。或異口同稱。蓋君子之豈弟。浹於人心已久矣。千里百里。敢謂比肩一德一心。無緣覲面。言念及此。不覺望風於邑也。餘不贅。

與鄂虛亭書

僕自陳情歸里後。雖知己亦未通一尺素。非不相思最切。緣僻處荒城。鴻魚絕少耳。緬惟足下。以潔清粹美之資。勵深潛純一之學。誠無不動。忠焉能誨。於以上答聖明。下孚士庶。此誠朝廷之柱石。弓冶之箕裘也。側聞近日動作。純乎用剛。夫剛爲天德。與時偕行。到此地位。良非易易。惟是職在教諭。功在涵養。遙企溫恭儉讓之中。寓正大直方之體。則與大易所云。天德不可爲首之義。深相契合矣。生平所期許。朝野所屬望。豈復有加於此。抑聞之。崛起之士。以范文正之敦崇風節爲尙。貴胄之子。以韓魏公之器量深厚爲宜。此又理勢之自然。匪徒保世承家之謂也。僕叨世講。夙契以道。用布愚衷。伏冀鑒擇。

上魏景州書

某因母老病深。日侍湯藥。以致久疏上問。雖蒙鑒宥。負罪良多。遙企道履亨嘉。優游桑梓。樂育英才。學至而老不衰。可大可久。無悔無悶。人得而仰之。不得而測之也。某竊聞緒論。專用力於朱子全書。而言語事爲之間。仍不免於急迫浮露。每思孔孟師弟。所以同堂聚首。道路追隨。歷數十年如一日者。蓋以道之大端。學之要旨。不難於挈綱領而見始末。惟是變化氣質。涵養德性之功。非日日提撕。時時磨礪。隨事精察。而力行之。未易幾於周旋中禮之候。鄉黨一篇。可以徵參其義。今距講堂。僅二百餘里。顧以反哺之私。負笈無從。此某所爲夙興夜寐。耿耿而不能忘者也。惟望賜之明訓。俾得銘座書紳。遵循以希晚蓋耳。

魏景州復書曰。誘掖後學。是吾等本分。亦可以勵老年。得有進益。所謂教學相長也。足下以事親爲大本。百行之原。已無愧矣。又讀考亭書。玩味旨趣。近而修齊。遠而平治。俱得至理。雖淡淡幾句。其中無所不該。行之久而無弊。

且平易近人。非高遠難行。自古聖賢之道。首在孝弟。信然。惟望以道自任。彌年德進。久而益茂。後日更遠且大也。

上高東軒先生書

冢宰、天官也。尚書、北斗也。晉位至此。可謂殊榮矣。第職掌已非周禮之舊。而山公啓事。亦有難言者。以例之所在。既不可易。又難畫一耳。惟是六卿之長。百揆之階。咫尺綸扉。贊襄密勿。啓吾君之聰敬。措天下於磐石。此乃海內之所仰瞻。而故人之所額慶者也。肅楫布賀。伏惟崇鑒。

復高東軒先生書

啓銓旋里。敬悉起居強健。入贊綸扉。主知益深。人望益重。以常存敬畏者當之。不自滿假。下詢芻蕘。一個臣之德量。於茲可見矣。伏念此席。自古稱難者。良以一身一心。與朝廷共得失。則作止語默。皆關社稷之安危。與天下同好惡。則喜怒愛憎。即係輿情之向背。道無可枉。而誠則必形者也。歷觀前代輔臣。往往以一言一動。一舉一錯。違治體而失人心。非其初念。即甘蹈於伴食摸稜。大率得君之時。密邇左右。每借從容風議。默化潛移之說。漸流於依違遷就。而不覺薦賢爲大。則謂天下無人。納誨爲忠。則謂言感已淺。皦皦者與容容同歸。此大業之所以不著。而史冊之所以無光也。大儒作相之規模。必有光明俊偉。可法可傳於不朽者。草野區區。翹首以祝晚節之懋昭矣。前呈朱子與劉貢父書。已盡求人之義。今復恭錄賀陳丞相書。伏祈採擇。

上高東軒先生書

某少習舉業。未知爲學之序。四十以後。備員兩淮。敬承指誨。始得與聞小學之義。比猶未能篤信不疑。十餘年來。沈潛反覆。愈覺意味無窮。必明乎此。而後學爲人子。學爲人臣。以安詳恭敬。消除驕惰病根。不至隨所居所接而長。所謂修身大法。做人樣子。有裨於世道人心也。甚切亦甚大。今者視學江蘇。訓飭士子。講習小學。立限三月。法在必行。務期文勝之地。胥曉然於明倫敬身之教。須臾離之而不可。終身由之而不盡。循循磨礪。而相安於爲下之不倍。庶無憂於三不幸。亦無蹈於三不祥。此則某之所願上不負主知。下不負所學者也。惟當衰病之餘。強勉持衡。歷試常通。淮揚諸郡。雖幸免物議。而形神漸悴。大懼隕越貽羞。伏惟切加指示。俾得補過遷善。感甚幸甚。

上望溪先生書

承教學禮手書。反復讀之。彌仰人師爲則。克己之深。誨人之篤。實某父子所中心誠服者。先生幸勿以經師爲辭。麾嘉銓於門牆之外也。夫禮教之不行久矣。庸人溺於流俗。離經畔道而不顧。其或稍知自好。有志求古者。則羣起而非之。以斯須不可去之道。而搖搖莫定於心。何能獨立不懼。遯世而無悶乎。且古來議禮聚訟。言人人殊。欲折衷而定所從。亦難矣。故凡自棄於禮者。牽制於非古之浮言固多。阻於泥古之說。而畏其難以推行者。亦復不少。大抵禮之繁縟。已肇於周末。故孔子有從先進之思。而大反本之問。斟酌先王之禮。以答顏淵。道可識已。孟子之學。於喪禮經界。識其大者。而能因略以致詳。足徵命世亞聖之才。朱子編次儀禮經傳通解。條理井然。誠得古聖賢遺意。顧於喪祭之大。未暇手定。不無遺憾。其在於今。

惟禮無成書。難昭法守。竊思不知禮。無以立。論語記以終篇。入德之要。莫切於是。必知禮之本意。與禮之節文。何者爲古今不易之經。何者爲因時損益之道。明其源委。而斷以心安。乃能確然自立。而不至耳目無加。手足無措。否則。辨之不明。雖欲好古。又見世俗之近情。方遵此傳。又覺他說之爲是。甚至莽歆增竄之文。白黑莫別。誤信邪說。必將陷於禽獸而不知。禮儀備而津逮未由。涉獵多而適以增惑。嘉銓懼焉。窺見先生言禮諸書。辨僞正訛。總向本原體貼。而摘其大綱節目。以垂訓。私心竊喜。得所依歸。冒昧請業。適當先生耄而好學。嗣事儀禮之時。講其節文。導之先路。俾知所往。而務踐其實。告之以重任。行畏塗。至遠期。而必要其成立。教之終始具矣。先生必當以道自任。容令嘉銓。親叩師門。橫經請益。感甚幸甚。

與元長大司馬書

頃聞入覲。定在月內。一路周諏咨度。入告嘉猷。譽處龍光。晝日三接。不卜可知。竊聞古大臣之責難陳。善也不敢視。一人之喜怒爲可否。而必合天下之好惡。定是非。良以人生本直。王道無偏。故雖萬乘之尊。三公之貴。不能與草野爭是非之權。伊可畏也。公德在人心。功在社稷。久已輿情胥協。拜手颺言之際。自不至以一語一事。遷就依違。失天下之重望。但隆名易得。晚節難全。內外雖殊。公忠無二。芻蕘芹曝之獻。亦不敢不然者耳。某白。

修習齋祠堂啓

習齋先生。學貫天人。身兼道藝。尋親以成大節。立教不尙空言。魏博燕臺。早望關西孔子。銅街金市。曾識

濟北顏淵。四存大絕業之傳。身後偏逢知己。兩邑深崇德之報。歲時並入鄉賢。獨念巍煥宮牆。旣配兩楹之俎豆。荒涼家廟。難藏百世之衣冠。來助祭於遐方。上辛空有定日。迎明神於陋室。孝子徒自傷心。茲欲堂構重開。無使飄搖風雨。經營改卜。遠離湫隘囂塵。立制以渾堅。不必丹楹而刻桷。棲神於爽塏。樂觀春祀與秋嘗。阿堵輕揮。難專責於子姓。解囊遙贈。實厚望於同人。漫比結緣。廣求種福。惟期好德。共俾成功。謹啓。

聘安定書院山長啓

洪惟年老先生。開世奇英。中朝偉望。雕龍繡虎。文章久重於雞林。附翼扳鱗。姓字早標於鴈塔。接心傳於洙泗。詩書禮樂。藹然善氣迎人。普教澤於東南。遠邇親疏。宛若春風被物。允樹人間之模楷。洵稱天上之神仙。某任負鹽梅。才慚黼黻。三年淮海。絕少持籌治賦之謀。千載遭逢。實切爲國儲才之志。爰開書院。欲仿鵝湖鹿洞之遺規。敬訪師儒。時親安定紫陽之道範。謹遴下走。恭迓文旌。伏冀惠然肯來。用慰雲霓饑渴之望。從此羣沾樂育。欣歌菁莪棫樸之風。不盡寅虔。臨池翹切。